

那些年，我挨过的父亲的打

自打我记事起，就对父亲有一种畏惧感。老实说，父亲并不高大，一米七的个头儿，小眼睛，一脸憨厚。照理说，这样的父亲应当让人有种亲近感，可我每次见了他，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因为我怕他打我。父亲是单位的钳工，他的手，厚且大，布满老茧，指头极粗，张开五指，便像一块砖一样厚重。当他的砖一样的手掌向我挥来时，我顿时觉得成了孙猴子，即将被五指山压得无翻身之日。

记忆中父亲打过我三次，次次都打得我刻骨铭心。

八岁那年，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顽童。那时我迷上一套连环画，数次开口索要不成后，我便铤而走险——偷。当我把手伸进抽屉的一刹那，感觉身后有一阵鼻息，扭头一看，那黑脸大汉正铁着一张脸，剑眉上扬，怒视着我。那天，当父亲的砖头手第一次用力地拍到我的小手上时，我不争气地哭了，因为太痛了！这次挨打让我长了记性，再也不敢有“偷”这个念头了。

十五岁那年，正是青春年少，轻狂、叛逆，已上初三的我非但不爱学习，还和同学打架，班主任通知家长来校。父亲来到学校，虎着脸问我为什么打架，我嗫嚅了半天，刚想说话，父亲那厚重的巴掌就甩到了我脸上，顿时，脸上起了五道红印子，我哭着跑回了家。当天晚上，父亲让我跪了半夜砖头，跪得我膝盖都肿了，还让我立下保证书，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，否则就不是扇巴掌那么简单。

</